



忠實讀者難求

今年的書展，阿濃有兩本新書上場。其中一家出版社以速遞送來兩本，讓我先睹為快。此書有圖有文，設計醒目，我甚感滿意。

女兒和女婿來吃晚飯，我拿新書給他們欣賞。他們看了不到十分鐘，屬於隨便翻翻性質。這年代有機會非自費出新書殊非易事，他們沒有恭喜慶賀的說話，也沒有任何 comment。飯後女兒乖乖的洗碗，女婿像往常一樣，躲到樓下看我書架上的金庸武俠小說，一看就是個多小時。其實他以前已經看過，但他不斷重溫。岳父大人的新書不屑一顧，卻去重溫看過的武俠小說，並沒有使我生氣，也沒有使我自卑。因為我有我的忠實讀者，他們逢我的書必買，每次我出新書，他們會買幾本，轉送朋友。他們找到機會讓我簽名，一拿就是十多本來，還要連聲道謝。

有讀者與我維持聯繫超過二十年，讓他們的孩子也成為我的讀者。

有讀者在我回港時煲湯送到酒店來，有讀者堅持要送機接機，怕我的行李太重。這說明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不因為他是你的親人就一定愛看你的書，也告訴我忠實讀者是如何的難得！

盧因和他的書

盧因（一九三五一）原名盧昭靈，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一九五二年起向《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及各文學刊物的學生園地投稿。一九五七年參加《文藝新潮》的小說獎金比賽，以《私生子》勇奪第二而一舉成名。其後與崑南、王無邪等人辦「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出版純文學雜誌《新思潮》；為劉以鬯主編的著名文學副刊《淺水灣》撰寫介紹西方前衛文學的文章，在《新生晚報》和《中國學生週報》寫專欄，編《南國電影》、《四海週報》……是半個職業作家。

盧因寫小說，寫詩，也寫過不少雜文和影評，筆名甚多，隨意寫來即有：洛保羅、何森、陳寧實、唐山客、馬墨……一大堆，寫過的東西自然不少，可是，結集的卻祇有《溫哥華寫真》（香港日月出版社，一九八八）和《一指禪》（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九）兩種。前者是他為劉以鬯編《快報》時，介紹溫哥華實況專欄的結集，後者則是他自選的散文、小說集。

盧因一九七三年移民加拿大，在香港「寫字界」活動二十年，對當時香港文化界實況知之甚詳，在《一指禪》有關《印象·回憶》一輯中，盧因以過來人身份，寫《香港文壇印象》、《記詩人鄭力匡》和《回憶〈淺水詩〉》三篇，資料豐富而親切，對研究香港文學很有幫助。

「不行賄」也上「排行榜」

「排行榜」起始於港台的演藝界，演藝界人士人氣如何、粉絲多少，一年或幾年評出幾大影星、幾大天王，純為民間的自娛自樂之舉。至於西方的「富豪排行榜」，那是經濟實力的比拚，天下人也祇能「眼饞」而已。近些年，全球性的「排行榜」漸多。

近日媒體盤點中國商界十位「不行賄者排行榜」。商家「不行賄」也上「排行榜」，聞所未聞，殊為開了先河。

「不行賄」既不是社會海洋的道德港灣，也不是政治高地的精神旗幟，對一般企業家來說，它僅僅是一種最起碼的品質而已。「不行賄」也搞個「排行榜」，視其為「稀缺品質」來頌揚；將那些開創市場的先鋒、「陽光致富」的智者當做「不行賄」的范兒來膜拜，不說荒誕，也屬小兒科一類吧。

衆所週知，中國刑法經過多次修改，如今行賄已與受賄一同定罪

在酷熱警告生效之下，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要現代人節省電力，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但困難不等於不可能。特別是在發電所使用的能源方面，特區政府又為何不可考慮更進取的「能源組合」（fuel-mix），除了向內地購入大量天然氣之外，更應因應中國內地是全球太陽能發電板的最大買家，而積極研究買下這些「更清潔電源」。

不少人相信，香港未來的發展模式，很大機會會跟著瑞士走——原來，除了德國政府決定將會關閉所有核電廠外，較德國早一個星期宣佈「全面棄核」的國家，還有瑞士。兩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及結構不一，因此環保從來都跟國家大小無關，而祇是政府決心有多大的問題。

瑞士除了會長遠大力推動再生能源外，更打算與德國向俄羅斯買入更多天然氣：剛巧多年前規劃的那「德俄北溪天然氣管」，明年便可啟用，將會佔了整個歐洲的天然氣需求一成，從此不用經烏克蘭，而直接由俄羅斯輸氣到德國。這正是為什麼德國總理可這麼大膽，聲稱可以關閉所有核電廠！

至於內地，短期而言還是要依靠所謂「潔淨煤」（clean coal）。如中國東北「連雲港」，有六個大型「煤碳混合場」，用來把中國本地的煤，跟外國入口的煤混合，始送往發電廠。

原來，中國內地產煤在行內被稱作「老煤」（old coal）——由於在地底積壓太久，因此國產煤的硫磺成分比較高，燃燒作發電時，會造成較多灰塵及污染物。但是國產的「老煤」發熱效能則較高，而且因為濕氣少，所以可提昇發電廠的效率，減輕能源浪費。是故將國產煤和外國煤混合起來，便既可以減少空氣中的硫磺及灰燼，又同時令發電廠提高效率而節省能源，可謂盡取兩者所長。

入刑。既然行賄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商家何以妄為，罔顧法律而鋌而走險？要而言之，這是行賄者和受賄者雙方「利益鏈」所致，個中理由無須細說。總之，因為那句「不行賄一事無成」，連像西門子那樣的「洋商家」也已「入鄉隨俗」，玩弄起行賄的招兒。

在筆者看來，行賄與受賄兩者如同政商聯合體的一種「供需關係」——供者行賄，需者受賄，這是體現「雙贏」的權錢交易。一些政府官員手中握有太多、太大的權力，決定著一些商家的經濟利益的命脈，企業倘要做大做强，佔有更多的市場份額，繁殖更大的資本利益，他們不是「陽光致富」，而是行賄發財。要遏制行賄，從「供需關係」而言，首先得沒有市場。政界清明，商家行賄屢屢碰壁，倘若東窗事發反而還得受到法律的追究，試問：孰敢為之？孰願為之？

如是，那麼商界的所謂「不行賄排行榜」也就多此一舉了。

最後一天，府尹令人狂揍店主，吊起來打，打昏以後用涼水澆醒，接著打。理由是，乞丐因騷擾你而死，不是你指使別人殺了他，還能有誰？

店主奄奄一息，如果不盡押，眼看就被活活打死。多活一天算一天吧——店主咬牙供述了「行兇」的經過。

當府尹興高采烈把案卷拿到趙光義那裡時，趙光義翻了翻，問道，案件審清了

一清二楚，絕對沒錯。當事者的口供、手印，證人的證詞都在這裡，請過目。

趙光義說，告訴我你是怎麼審的？

府尹答，我們採取了說服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循循善誘，讓他認清現實，回頭是岸。於是，他招

歷史永留莫斯科

俄國民航班機在莫斯科國際機場降落後，我心中立時又響起那首我近來常常詠唱的蘇聯歌曲——《窯洞裡》。那是衛國戰爭初期，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隨軍記者、詩人蘇爾柯夫在這嚴酷的戰爭環境裡，在雪夜窯洞裡，寫下這首詩，由作曲家李斯托夫譜成歌，那由手風琴伴奏的感人旋律表現了俄羅斯人面臨戰禍災難時的鎮靜、堅定和對其失散親人的率念之情。

到了莫斯科，去各處遊覽，我總覺得歷史留在了俄羅斯的首都。由《窯洞裡》歌聲伴隨，我漫步寬闊的勝利者廣場，仰望如長劍般插入雲霄的勝利尖塔，參觀彷彿還轟響着槍炮聲、瀰漫着戰火硝煙的衛國戰爭紀念館，我感到了歷史脈搏的跳動。而那座紀念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和一九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宏偉凱旋門，不就是永駐莫斯科的歷史嗎？

歷史英雄也永遠留在了莫斯科。紅場邊無名烈士墓上有永遠不滅的火焰。

各個「英雄城市」也有碑石置放在克裡姆林宮紅牆之側。我少時讀過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中的姐弟倆及其母親一起葬於莫斯科新聖母公墓，卓婭墓旁有她被德寇蹂躪而又堅強不屈的雕像。在游擊隊地鐵站也有她持槍肅立的英武形象。她為國捐軀已整整七十年，可她仍然活在莫斯科人心裡，也活在我這個七十歲中國老人的心裡。

在蘇聯解體後，美國電視台曾反覆播映一座列寧雕像被扳倒的鏡頭，似乎在俄羅斯列寧已不復再見。但實際上，今天在莫斯科，你依然能隨時遇見列寧，遇見他的雕像和名字。著名的莫斯科地鐵系統仍以其名字

在克裡姆林宮內，還有列寧花園。在寬闊的十月廣場，更有一座高聳的雕塑，上面是列寧，下面是蘇維埃士兵的群雕。列寧兩眼注視遠方，右手插在「列寧裝」口袋裡，大衣敞開著，風吹動了大衣的下襬。

列寧的遺體仍然安臥在紅場的石頭陵墓裡。我們排入長長的隊伍，默默進入陵墓，瞻仰他八十七年前留下的安詳面容。關於要否遷走此墓，爭議已久，但如今它仍在原地，仍不斷有人前來拜謁。

馬克思也還在莫斯科。紅場附近，著名莫斯科大劇院的對面，就有他的巨大雕像。

不論在歷史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那些曾與莫斯科有密切關係的知名人物也都留在了那裡。斯大林及其他已故蘇共、蘇聯領導人留在了列寧墓背後。赫魯曉夫、葉利欽難得遠些，葬在新聖母公墓。鐮刀斧頭的蘇聯國旗到葉利欽手裡給換成了俄羅斯聯邦三色旗，所以他的墓碑由白藍紅三塊大石拼成。那個把腦袋夾在白色和黑色大理石之間的赫魯曉夫，則似乎知道自己尚未蓋棺論定。

歷史往往通過雕像來臧否人物。聖彼得堡十二月黨人廣場上的「青銅騎士」是彼得大帝，莫斯科紅場國家歷史博物館前面的騎士則是朱可夫元帥，而不是別人。

莫斯科如今也不想否定彼得一世及其開創的歷史，蘇聯解體之後，一座極為高大、佇立遠航帆船上的彼得大帝雕像給豎在了莫斯科河畔，讓遠近的人都能望見。而陳列在國家歷史博物館裡的展品，更多的是沙皇統治時期的物品，那精美的佈置、華麗的裝飾顯然不像是對歷屆沙皇的羞辱和嘲諷。

房間那麼小，不能讓客人進來坐，也無法關上門，前來看他們的人越來越多，爺爺不解：我們的

生活還可以呀，為什麼要送這送那？送來的錢，都原封不動，爺爺不想用別人的錢。

當然心裡是感激的，但爺爺也發愁，菜沒了，想去買點，那麼多人，走不開，晚飯祇好吃白粥。

女孩上學要起早，轉公

交車，本來晚上8點就上床，現在人來了一批又一批，沒法睡覺了。

女孩放學回家，本想在晚飯前做完作業的，看見那麼多人在等她，那麼多鏡頭對著她，問她這般那般的問題，她收起笑容，鎖上了眉頭。

要問的，其實都已經問過了，不外是：你覺得苦不苦？你想過那種吃得好、穿得好的生活麼？

女孩也都毫不遲疑地回答了：我現在過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的生活啊。

吃飽穿暖，有安全的住所，有書讀，有爺爺的疼愛，足以讓一個孩子燦爛地笑了。

有些孩子的不燦爛，都是慾望無邊的大人加給他們的，現在他們又想加給這個女孩。

被她的笑容感染就可以了，不要打擾她的笑，讓她再笑一會兒，不好嗎？

讓她再笑一會兒

小小女孩，手持一把飯勺，從鍋裡盛什麼（其實就是白粥）。藍白相間的校服，棗紅褲膝蓋上一對卡通圖案，短髮上別一個粉紅夾子。笑得咧開了小嘴，笑得眼睛像彎彎新月。

難道現在的小孩很少這麼笑嗎？為什麼她的笑容在網上被如此瘋傳，乃至很多媒體都用大篇幅刊載？

原來是因為，她是外來民工的孩子，爸媽都在外省打工，她和爺爺一起生活在杭州。

爺爺是看公共廁所的，廁所隔壁有三平方米的一個小間，爺爺倆住。

爺爺收入不多，還要給孫女攢學費，他們吃得比較清苦，一般是鹹菜麵餅，或者鹹菜稀飯，偶爾才吃一次肉。

粗茶淡飯的孩子，笑容竟然比錦衣玉食的孩子來得燦爛，人們就生出好奇之心，紛紛趕來看望。

懷著些許憐憫之心，有人帶來一包饅頭，有人拎來一籃子高檔水果（這些水果女孩都不出名字）。有人號召為女孩捐款。有人開著寶馬車過來，拉著自家小孩與女孩合影，再放上幾張錢，走人。

乞丐的性命

供了。

趙光義說，其實，那個乞丐是我殺的。瞧，我的刀還在這裡呢！

府尹頓時傻了。趙光義撤了府尹的官職。據說，從此以後，其他官員再也不敢刑訊逼供了。

應該說，「不刑訊逼供」至今還是最基本的原則，但趙光義藉以教訓官員的過程值得警惕。殺掉一個乞丐，即使在他的價值體系中微不足道，但畢竟是一條命啊。敬畏和尊重個體的生命，遠比聰明和威嚴重要。任何事物都有多種解決渠道，沒有一件值得用哪怕一個乞丐的生命去換取。趙光義的招數最多起一時之效，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他自己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夠蠢的了。

對宗教的禁網已成過去。歷史又回來了。克裡姆林宮已不再是封閉的禁地，宮內多座金碧輝煌的教堂早已開放，供人頂禮膜拜或遊覽參觀。鐘樓發出的鐘聲不再是政黨的象徵或革命的召喚。上世紀三十年代被拆除的喀山大教堂已經重建。全城衆多東正教堂的金色洋葱頭頂也都閃耀著慶幸的光彩。

許多莫斯科人一見教堂和十字架就在胸前畫十字。紅場上的聖瓦西裡教堂更是莫斯科人的驕傲，那九個色彩各異、鮮艷奪目的洋葱頭頂確實構成了一件難得的建築藝術傑作，具有永久的令人流連觀瞻的魅力。

歷史也在被出售。在紅場，或在跳蚤市場，我都見到有人在兜售紅色時代的遺物，其中有列寧徽章、鐮刀斧頭旗、紅軍軍帽、軍肩章、軍領章，還有蘇聯時期的郵票。

這些兜售者尤其在乎中國人，見到我們就舉起要賣的東西，急忙用漢語說「郵票郵票」、「人民幣人民幣」，或許他們知道許多中國人仍有「俄羅斯情結」而不能輕易放過這種情感的糾葛。

不僅是政治、宗教的歷史在莫斯科隨處可見，文學藝術的過去在這裡更是未被忽視，未被湮滅，筆者將另文闡述。

面對留下歷史的莫斯科，我想，這就是現實，一個各種歷史、各種歷史人物都可以存在的現實，一個比過去開明、寬鬆、自由的現實。《窯洞裡》有兩句這樣唱道：「唱吧，手風琴，冒著風雪，把那迷路的幸福召回吧！」

我想，俄羅斯人今天不也正是在想把迷路的歷史、迷路的幸福召回回來嗎？

十月廣場上的列寧雕塑

東風西風

有人形容夫妻的關係，不是東方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假定東風是指男方，那麼在現今這個還是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東風壓西風必然是主流。我不是說完全沒有西風壓東風的情況，懼內的故事歷來就有，陳季常的大名因而流傳廣遠。人們樂道「懼內」，正足以反證這現象的不平常，是在常軌以外。

一對般配的男女，人們往往稱讚他們「郎才女貌」，或者「才子佳人」，總之注重男方的才華，而女子要緊的則是天生的姿色，關係上誰主誰副，一目了然。而女子看上男方的原因，多半是對方的成就——智慧才能的表現。而男子看中女方，常是面貌體態的動人，性情的溫婉柔媚，似乎不怎麼看重女子的才幹。男女情愛關係的發展中，「女強人」甚至成為負面因素，我常聽到談論某某女士至今小姑獨處，就會歸罪於她是個女強人。

我的女朋友，特別是那些見解頗具深度的，在談到情人丈夫時會說：「要讓我尊敬。」而男性友人談及妻子情人時就沒有這樣的要求。這種現象給東風壓西風奠定了基礎。於是，夫妻間如果有怕，多半是妻子敬怕丈夫，丈夫懼怕妻子。前者是由敬而怕，後者則是由溺愛而生出怕意，因而導致「悍妻」的稱呼。其實丈夫之悍，因為司空見慣反而不提了。



被誰雷倒了

掛著「改變武俠」口號的陳可辛新作《武俠》，在內地上映以來，雖有讚賞的，罵的也很多。昔日那個文藝導演的風範，在此片中盪然無存，不滿意的觀眾們，當看到影片最後飾演惡人的王羽，在無人是他對手的情況下，卻遭遇雷劈時，他們也在微博或是網站上紛紛表示，被《武俠》雷倒了。

天打雷劈或許不是個完滿的結局，甚至有種無法收拾的殘局，最後惟有「等天收」，起碼是要在情理上說得過去的情節。相較之下，我們對於卡通片的包容性要來得更大，例如，影片最後阿寶擊敗大壞蛋沈老大的一場，不論怎樣看，都是十分雷人的，但觀眾們放過了《功夫熊貓2》。

《功夫熊貓2》裡，阿寶的身世將會被揭穿，他怎樣被平先生收養，他的族人遭遇到怎樣的命運，片中將一一述說。而他的仇人，則擁有可摧毀一切的大炮，不論你的武功多麼高強，在大炮面前也是不堪一擊。但最雷人的一幕出現了。阿寶站在海中央，擺出太極以柔制剛的架勢，然後，把疾飛過來的炮彈一一接住，並奉還給沈老大。

或許真是肉多彈性好，渾身是肉的阿寶進化至炮彈亦不能傷的境界，老實說，確是被雷到了。但這是卡通，於是我們順理成章地默許了比王羽遭雷劈死還要離奇不合理的設置？

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中有類似情節。少室山麓上，殷梨亭與俞蓮舟先後以柔功克制峨嵋派的火器霹靂彈。但那個是手發出的暗器，比機械發射的威力可差遠了。